

德齡女士原著

李葆真譯述

慈禧戀愛史和她的權威

御苑蘭馨記

上海百新書店發行

德齡女士原著 李葆真譯

御苑蘭馨記

葉聖陶題



御苑蘭馨記

全一冊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原作者 德齡女士

譯述者 李葆真

發行者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徐稚鶴

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

發行所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華南特約 國光新記書局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第二版



慈禧皇太后的御像

作者序

關於慈禧的種種傳說，大部分都是酒樓茶館中那些毫不知道老佛爺內情的人胡謔出來的。甚至於寫正史的作家也往往搜羅這等人的胡謔作為參考。

不是我誇口，我曾隨侍太后達二年之久，而且得到她的寵信，因而我敢說我有寫述她老人家事蹟的特殊便利。老佛爺曾有好多次對我吐露胸懷，這本書便是以她的話作為根據而由我連綴成的。

一般造謠生事的人會肯定的說，安德海與李蓮英全不是真太監，老佛爺曾做過他們二人的戀人，又說她跟安德海還生了一個兒子。我只能說，假太監要想混入宮闈完全是不可能的，因為每一個太監進宮以前必須先受檢驗，冒充如何能行？

就是宮闈裏的人，若不得到老佛爺的信任，也不能知道她的事情。宮內的閒言和茶館中的閒言一樣的靠不住。中國向來有一班專門造謠生事的人，位置愈高的人，愈被人說得厲害。

本書中的許多人物都曾為作者所熟悉，且曾一再交談。我認識康有為，李蓮英，榮祿，袁世凱，光緒，隆裕后，端王，同治的四個妃子，小兒時代的溥儀，珍妃的妹妹瑾妃，張德，恭王——還有老佛爺本人。在一九零三年與零五年之間所有朝中活着的要人我都認識。假使我年紀稍大，我或許還能影響老佛爺履行一些當時迫切需要的改革大計，因為她總很願意聽我的話。

我這種貢獻太少的事實，常使我引以為憾。

同時我也注意到，別人或許所知太少，不能對老佛爺作忠實的報導，我却由於與她老人家太接近，或許記述中免不了有主觀的地方。

為了想將本書寫成一個人回憶錄之類的東西，所以我竭力避免日期，並竭力使敘述簡單明瞭，不必作註腳。

書中所稱同治，其實是當政的年號而不是他個人的名姓。光緒亦復如此。溥儀的年號是宣統。溥儀其實從來沒有做過皇帝，隆裕后則從他登極時起，到清朝覆亡時止，都是皇太后。

關於榮祿對老佛爺的愛情，我始終以真實為主，絕無穿插，意欲寫成一個人情的故事。

我切實希望這一點已經做到。

筆於加州洛杉磯

我與德齡公主

德齡公主對於廣大的讀者已經用不着我來介紹了。一九一一年所出版的「清宮二年記」，盛銷不衰的事實使我確信如此。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我第一次在天津很榮幸的晤見德齡公主，而且我誠懇的希望已經獲得她的友誼。

我剛將「本書」的原稿閱過，我很喜歡它。

但奇怪得很，看完「本書」的原稿之後，我所想到的却不是老佛爺本人，而是那個我與德齡以及幾個朋友同遊西山附近頤和園的難以忘記的下午。第二日，我又與德齡公主同遊紫禁城中——即使今日也不容外國人問津的一些大內所在；不過，那一次我遊大內雖遊得極為痛快，覺得自己榮幸之至，然而那一次的宮中之遊總沒有頤和園之遊那麼使我縈迴腦際，歷久難忘。

頤和園是東方的美麗所在之一，一帶鱗次櫛比的宮殿，幾乎將太后心愛的一片湖與一座假山完全掩蓋了。在未認識德齡公主之前，我也曾獨自去遊過一次，然而回來之後，却糊裏糊塗的一點兒印象也沒有，地方太大又太空虛。

但是第二次之遊是多麼的不同呀！

似乎頤和園的每一座房屋，每一個庭院，每一條曲徑，與每一顆小石子，都有一番話要對公主說，而公主又將每一個故事說給我聽。由於她的生花之舌，頤和園過去的人物似乎都從幽靈變成有生氣的人了。

老佛爺在她的口裏變成了一個真實的人。我真以為在某一個轉灣抹角的所在會迎頭遇見她，聽見宮眷們的低低笑聲，太監們的像婦女們的尖銳聲，我又不由揉揉眼睛要確知我是否沒有真的看見那批

官裝華麗的侍從女官們。

公主對我說：「這是她老人家接見大臣的議政堂——他們都誠惶誠恐的對她叩頭——」。

公主說得如此逼真，我真能看見一般大臣們躬身到地如同神龕前的崇拜者一樣。

「這一條石子路上的痕跡是一九〇〇年洋人砲車經過時的輪印——」。

我一聽，果然清楚的聽見了大砲的隆隆聲，以及砲手的叫喊聲與咒罵聲。

「這座爲頤和園裏僅有的樓房，是我入宮的時候住的。老佛爺住在湖角對岸的皇宮裏，我從前常在落霜的早晨跑去把她叫醒——」。

我們匆匆經過所說的這座房子時，看見裏面儘是穿着軍裝的苦力！一度擱過帝皇腳步的地方竟成爲苦力的橫陳之地！

「這是芍藥山——」。

因爲沒有人管，現在已是一片荒涼了！

「這是著名的長廊！有一次，我非常想家，便坐在這兒痛哭一場。我還是非常孩子氣，不大喜愛宮庭生活。」

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她，一個小姑娘。我從未見過的那個小姑娘，但相信站在我身旁的摩登少婦必定很像她。

走到長廊盡頭，在路過一道門進入大理石船以前，公主忽然停了下來，笑了一笑。她的笑不是快樂的笑。那是十分傷感而又不願向生人吐露的苦笑。原來門上貼了一張黃紙，紙上寫着我所不認識的中國字。

她向我解釋道：「這是一張隔壁有啤酒、三明治與茶出賣的廣告！」

剛巧在廣告上面，便是老佛爺的御題，上面已經罩了一層蜘蛛網。假設老佛爺能够回來看見，要

怎麼說：我敢說，宮內的石子路要用洋人的麻袋來點綴了！

我們在石船裏飲茶。

然後我們又去參觀遊客很少進去的船室，那兒的鴿子不住地咕咕地叫着，老佛爺的畫舫有一隻泊在那兒，另一隻已經差不多看不見了。

多少年前，德齡曾經乘着那個畫舫泛乎中流。

管船室的老頭兒還記得她，將門打開，讓我們隨意參觀。然而那可不是一個快樂的地方——我以爲它正代表了中國。

然後我們又回到現代的北京，德齡要出席在一家著名旅館的爲她開設的盛宴。

這位當日下午曾經又一次當過侍從女官而如今又變作摩登少婦的太太的華貴風度，登時充滿了整個旅館。中外人士都一致起立向她致敬。

那是一次極爲光榮的歡送會，歡送德齡到美國去。

但是我在宴會中並沒有覺得特別的快樂。

我在想多少年前一個小小的侍從女官因爲想家坐在長廊裏哭泣！回憶過去這一切，我認爲她真是寫這本書再合適也沒有的人物。

阿德·柏克斯在加洲洛杉磯

著述譯
真保李

御苑蘭馨記

原著者
德齡女士

(OLD BUDDHA)

作者序	一	光緒繼承皇位	七四
我與德齡公主	二	不吉利的大婚	七七
花園裏的一對戀人	一	老佛爺退隱頤和園	七九
卑微的補鞋匠	六	無髮的怪人	八一
咸豐選妃	一一	有心無力的維新	八六
立刻獲得了聖寵	一六	老佛爺再度聽政	九二
小太監	一九	幽禁瀛台	九五
太子降生	二三	冷宮裏的珍妃	九七
梅小姐	二七	老佛爺的恨	九八
兩個女人	三一	皇儲	一〇三
安德海的威權	三四	義和團的內幕	一〇五
御宴	三六	他們都像野獸一樣	一〇七
咸豐駕崩熱河	三九	太后出亡西安	一一二
黑夜救駕	四五	北京淪陷	一一六
慈禧的鐵腕	五〇	重建皇城	一一七
新軍機大臣	五四	溥儀的誕生	一二〇
榮祿奉旨完婚	五七	光緒是怎樣死的	一二一
同治的幼年生活	六〇	大哭大鬧中宣統就位	一二五
安德海出京受誅	六二	老佛爺升天	一二七
新總管李蓮英	六九	滿宮不快樂的人	一二九
同治之死	七一	大清朝就此完了	一三〇

一 花園裏的一對戀人

蘭姑娘的家是一團和氣而又安寧恬靜的地方。她父親自從掛冠歸林之後，只在家裏享大將軍的俸祿，逍遙度日。他整天煙管不離口，除了睡覺的時候，才任牠橫在胸口的袍褶子裏。那時候，他的鐘形緋帽斜擱在額上，紅頂子微微歪着。他那做得一手好針線的夫人，常愛看着這已與她過了多少年的男人微微而笑。他們由於生活優裕，寧靜的面孔上毫無煩惱的痕跡。他們膝下一共有兩男兩女。現在兩個女兒正在客堂後面的小書房裏攻讀經書。他們的老師是個好好先生，胖胖的，而又時常喘喘噓噓的。學生偷閒不讀書，他也並不怎麼在乎，只有他突然從小睡中驚醒的時候，往往倒把閒頑的學生嚇了一跳。

蘭姑娘是很有志氣的。她有偉大的夢想，那種夢想是如此的偉大，有時連她自己也有點兒害怕。因此她的夢想從來不告訴人，只暗暗的藏在心裏，只拚命的求知識以求她的夢想終於有實現的一天。她又渴望在一個縹緲的未來，能够突破禮教的藩籬，走出去看一看在那花園圍牆之外的世界。

父親坐在那兒，懶懶的吸着煙，已差不多睡着了。母親正在辛勤的縫衣。在另一間屋裏的先生正在點頭晃腦的打瞌睡。姊妹二人也正在研讀她們的書，不過紙上那些龍飛鳳舞的字，他們究竟看見了沒有，却是個疑問。

那時正是閏人的春天，滿園子裏都開放着牡丹花、杜鵑花與木蘭花。

蘭姑娘手捫着嘴，悄悄地向窗外張望。花園裏陣陣蜜蜂正嗡嗡地唱出一片醉人的催眠曲。不怪先生瞌睡，父親也睡着了！正是春天呀！蘭姑娘的一雙惺忪倦眼却突然望到了花園的那一邊，阿媽小竹正在走過來。那個傭人悄悄地走着，向上望了一望，正接觸了蘭姑娘的視線。她默然的以指按唇，左

右張了一張，將頭點了一點，隨即轉過身去，又悄悄走回去了。

蘭姑娘對於這個暗號是多麼熟悉呀！她以前已經看見過無數次了。這個暗號就是說：「他剛剛從月洞門進了花園！」

蘭姑娘看着她妹妹。她妹妹雖一面在微笑，却有點兒着慌。她向點頭晃腦的老師緊張的看了一眼，又探身向前對父母張了一下。她幾乎要搖頭說不可以了。但是她沒有，因為她很愛這個大膽的姊姊。從滿人貴族家庭的小姐身份來說，蘭姑娘確是够大膽的。悄悄的，慢慢的，蘭姑娘由座上站起，轉身穿過了掛簾，一點兒聲息都沒有。她並沒有驚醒她父親，她母親雖看見却没有問她。蘭姑娘在這種時候到花園裏去散散步原是極平常的事，而且小竹不是才在門口出現要陪伴她的嬌小姐嗎？那一定不會有什麼害處的。因此蘭姑娘一直走進了花園。

這是一座極大的花園，園內正是千紅萬紫的爭奇鬥艷。牡丹紅得像嬰兒的小口，杜娟花白裏帶紅，像含羞的少女。至於木蘭花則像聖潔的修道女。陣陣的蜜蜂由一個花叢飛到另一個花叢，吮着花心，嗡嗡亂唱，恣意享受春天的百花香。園子的四週列着各式大樹，小徑兩旁也是短樹成籬。樹影照在大理石的椅子上與板檯上。花園最僻靜處的一個小涼亭的瓦屋頂上也正搖曳着樹影與日光。那些修長的樹幹，伸着長滿了葉子的大手臂，似乎告訴人那兒有安寧，可使人享受一兩時的出塵之樂。涼亭盡頭的花園牆開了一扇月洞門，而現在這扇月洞門是關着的。

多麼安全的地方呀！蘭姑娘自己微微笑着，一步一步的直向涼亭走去，毫無猶疑不決的態度。涼亭的門是關着而且下着鎖的，但那把鎖却有一個秘密機關，只有三個人知道。這三個人，一個是小竹，她有一把鑰匙，但她却愛她的小姐勝於任何人，甚至於勝過自己親生的骨肉。第二個人是蘭姑娘自己，第三個人也就是知道月洞門秘密的人。當然還有第四個人可能也知道個中訣竅，但是這個上了年紀的老園丁不但很響而且幾乎瞎了，再說他又是愛蘭姑娘的。他永遠不會洩漏她的秘密。

蘭姑娘移動着那一雙未曾纏過的纖足，筆直的往涼亭走，忠心的小竹則恭敬地跟隨在後面。到了涼亭，她一逕升上台階，進了門，隨即可把門無聲的關上。小竹沒有跟進去。她不但很聰明，而且很愛蘭姑娘。她跑到涼亭附近的一個大理石檯上坐了下來，面對着涼亭前面的一帶地面。因此正屋裏如果有人往外看時，只要看見她，就會想蘭姑娘必定也在涼亭前面，不至於有其他的猜想。

小竹的確是很聰明，不怪蘭姑娘對她竟是絕對的信任。

蘭姑娘進了涼亭，將門關上了之後，從一張長桌子旁邊的方檯上站起了一位盛裝的滿洲公子。他一看見蘭姑娘，眼睛便突然發出了光亮，也立刻注意到了她驚人美麗，她的纖手，濃黑的眉毛，以及露在粉荷色旗袍下的雙足。蘭姑娘的一身衣裝恰配合了花園以及涼亭的色調。她的旗袍上鑲着金線子，頭下一排寶石似的閃光鈕扣，分外映出她的花顏玉貌。她的前額很高，一片前劉海上繫着一道紅的絲線。她的雙頰微微發紅，關上門之後，就亭亭玉立地在那兒接受那位滿洲公子的欣賞。

「榮祿，」她低低叫着他的名字，「我又來了。」

他將她的纖手一把握住。這兩個人真像一對畫中人；蘭姑娘是一身粉荷色的衣衫，榮祿則穿了一身華麗的禁衛軍統領的戎裝，足以互相媲美。他握着她的手，凝視着她的一對眸子，注意到了她緋紅的雙頰，更在那一片嬌羞中尋着了他所最渴望的東西。此時只有他們兩人在一起。這是完全違反禮教的舉動。滿洲人的姑娘從來不許單獨和一個公子相會。至於她秘密的前去和他私會，讓他握她的手，對她一往情深的笑，尤屬非禮。但蘭姑娘却來了，而且讓魁偉的榮祿握着她的手——緊而又不太緊的——更讓他對她那雙滿含智慧像一泓深黑色的池水的眸子，盡情的注視。

他們四手互相握着，輕輕的，他將她拉過去，輕柔的笑着，她並沒有拒絕他。她沒法拒絕榮祿，因為他是如此的溫柔，在他的微笑之下，她的反抗全部解除了武裝。

「蘭，你美麗極了，」他幾乎是耳語着。「我愛你比愛任何人都利害。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與你

相比。只要你想，你皇后也能做。天下的英雄都要將世界的財富獻在你的足前，天下的英雄都要爲獲得你的青睞而互相作戰。你多麼的艷麗呀！我是多麼的愛你呀！我不曉得你心裏知道嗎？」

蘭姑娘半晌沒有作聲，只向他端詳，對這個打破古禮，不怕她父母震怒，而祕密來與她私會的男子，凝視不瞬。最後，她不禁嫣然微笑。

「我知道的，」她輕柔地說，「因爲，我也愛你。」

他們又互相擁抱——天地都似乎靜立不動了。

涼亭之外輕輕傳來了一些小聲音。蘭便從榮祿懷裏向後掙退了一步。

「小竹的信號，」她耳語着，「我必須去了。明天來嗎，榮祿？」

他點點頭，很不情願的將她放開。

他靜靜的笑着說：「過幾分鐘我就去給你的父母請安。這一次我不打月洞門走。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訴你父親。你可以隔着門簾在你書房裏聽。我現在不告訴你什麼消息，因爲我們的時間太寶貴，我只能說蘭我愛你；我要永遠的愛你，到死也要盡忠於你。」

她輕輕用手搗着他的嘴。這是一個大膽的姿態，因爲滿洲人的姑娘不可以有示愛的行動。然而，你瞧，榮祿不是說過他愛她嗎？她一轉眼已跨出了涼亭走了，榮祿從窗子裏一直望着她的後影，直到她進了正屋。不久之後，他又看見小竹回來走到月洞門前。忽然月洞門肅然洞啓。榮祿迅速的離開涼亭，走出了花園，既不望左，也不望右，因爲他知道如果有危險，小竹是不會開門的。

然後他繞過了圍牆，走進將軍府的大門，吩咐傭人通報進去。蘭姑娘的父親從小睡中驚醒了，匆匆拾起袍摺子裏的煙管。母親也將針線擱在膝蓋上。隔着門簾的另一間屋子裏，榮祿可以看見兩姊妹正在用功讀書，那位老先生忽然驚覺，厚嘴唇裏發出了似乎不耐煩的一聲哼唧。然後他用京話對兩個女學生吼了一聲，於是他們的頭就低得更加厲害一些了。榮祿笑了，却裝着沒有看見隔壁的情景。

他在靠牆對門的一張匠上坐下了，傭人捧上了茶點。蘭姑娘的父親向來是喜歡敬客的，尤其客人是榮祿的時候。他把榮祿當兒子看待，其實他心的深處很希望榮祿將來有一天可以變成他的快婿。除了蘭姑娘的父親之外，沒有人知道他這一段心思。她母親也有一個跟這個相仿的心思，不過她也從來不會說過，因為家裏以及兒女婚姻大事都是父親作主的。榮祿若能猜到這老兩口兒的心思，一定會好笑的。不過他不知道。

因此，蘭姑娘的家裏有五個人都懷着秘密。小竹與蘭姑娘共同守着幽會所在的秘密。蘭的妹妹猜着了七八分。蘭的父親和母親也各有秘密。只有造成秘密中心的榮祿一無所知。

他是禁衛軍的統領，手下有一隊兵，是奉令看守紫禁城的四門，並保衛皇族生命財產的，爲了這種重責在身，他常常獲悉禁城以外的消息。他一有這種消息便來報告給蘭姑娘的父親聽，因爲他年紀雖老，但是對於一度指揮現已放棄的軍隊中情況，仍然相當關心。

茶點捧上，客套完畢之後，榮祿道明了來意。

「皇后至今還沒有生下太子，」他閒閒而入的說。

老頭兒沒作聲，只從口裏噴了一口煙。但是他的眼睛很明亮。他知道，過一會兒榮祿會得告訴他的。榮祿却似乎被僕人才端在他面前的茶以及放在他面前的點心，發生了深切的注意。過了好久，他才說：「中國皇位還沒有一位繼承的人。」

這時候榮祿已經注意到隔房的蘭把頭不耐的一扭。

「因此，」他又接着說，「皇上已經下令要娶一位妃子了。當然，她必須出身於高貴的家庭。這道敕令裏已經點好了十七名秀女。以後皇上會再下令擇定吉日，以便他們到皇城裏去備選。他們跟我說，皇后氣得了不得。但是她也沒有辦法。不久，宮裏就要有妃子了。皇上希望這位妃子能够替他生下一位傳宗接代的皇太子！」

這時蘭姑娘忽地做了一件驚人的事。她不顧她的老師，不顧她妹妹的皺眉蹙額，連書也不闔，便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一直走近了屋子。

「我的名字就在那十七名裏面！」她銳聲的說。「我知道！因為我的心告訴我！」她以手撫着胸口。

榮祿的心冷了半截。他的胸口上起了重壓。當他接觸到蘭姑娘的視線時，他的臉成了死灰色。他旋過身去看着蘭姑娘的父親。父親也正瞪着蘭——他的嘴張得很大，說不出話來。

接着，一個傭人進來通報「有聖旨到」。

跟着就有一名宮中的太監，耀武揚威的走將進來，捧着一張蓋了許多印的黃紙給蘭姑娘的父親。一道聖旨！原來不過是一張黃色的紙而已。然而這一張紙却改變了蘭姑娘的一生也注定了中國的某一時期的命運。

蘭姑娘的父親，照例先行三跪九叩首，才捧讀聖旨。然後他仰頭來看榮祿。

但榮祿已經走出門外了。或許他已猜到，或許他的心已經告訴他這太監傳來的聖旨的內容了。因此，在老將軍還沒讀完聖旨之前，他已經悄悄的從花園裏溜走了。

二 卑微的補鞋匠

紫禁城裏，通往東華門去的那一條南池子大街，真可以說得是人煙稠密，肩摩踵接，熱鬧非凡。有挑蔥賣菜的鄉下人；有四平八穩抬轎子的苦力；有剃頭匠在人叢中，當衆表演，替一名苦力大掏其耳朵，引起不少閒人的注意。川流不息的人衆，熙來攘往，不知爲何來。處處是人聲雜沓，南腔北調。滿街是男男女女，擠着擁着嘻笑不絕，走卒販夫，隨口撒謊，不乾不淨。受之，這是一整原始的

民衆，只求酒一飯飽，不管其他。他們覺得有的是無窮的時日，所以儘在閨中作樂。

這人叢中有一個年輕的補鞋匠，正開守着他的皮匠攤。這個補鞋匠不十分得意，因為補鞋匠人微言輕，在社會上是沒有地位可言的。他細眯着一雙眼，掛着一片下嘴唇，他鬱鬱不樂地圍着那圍繞着紫禁城的高城牆，以及再過去一些的金碧輝煌的宮殿上的黃瓦，這一切都分外映出他自己的潦倒窮困。他若有所思的在嚼着一個蘿蔔，因為蘿蔔便宜，一個小銅錢就可以買到，而且不用火去煮。吃蘿蔔既不用鹽，又不用香料，這位補鞋匠連皮也不削，竟一古腦兒都吃了下去。他現在很窮，過去更窮，因此他知道食物不可糟蹋。行人擠着他時，他不留情地個個都罵。這並不是說他恨天下人，只不過因為他命途多舛，所以自然而然地怨天尤人了。

過了半會子，他嘆了一聲，也不顧前擁後擠的行人，將死釘着紫禁城的一雙眼睛轉過來在他那一身襤褸的破棉襖上，開始捉起虱子來了，然後又去查找他從來不會梳過的辮子。不時他的嘴裏還在念念有詞的罵人。這個傢伙，倒是個心懷報復的狠東西。

這人是誰呢？他的名字叫做李蓮英。他渾身骯髒得無以復加，他的臉大約好多年都沒有洗過。他年齡還不到十六歲，但是個兒却不小。像他這種人，中國處處都是，原不足奇，可是他却是值得注意的，不過當時大家都不知道，李蓮英本人也不知道。

因為這位卑微的補鞋匠，脾氣近於瘋狂，而且嫉世如仇的傢伙，已由天意注定了要在中國歷史上大大的留名。這時候，他正意含不平地望着關着城門的紫禁城，低聲咒詛皇城裏的人，如果沒有人跟在前面，他更會出聲的罵。他渴望看一看皇城，就是賠了性命也可以。但是紫禁城却不是李蓮英這一類的人所可以進得去的地方。

說起李蓮英，他也有一段小小歷史。不久之前，他還在北方，終年胼手胝足，辛辛苦苦的當一名藝人。在他父親手裏，他曾掙了不少竹鞭子。這些年來，李蓮英吃得飽的時候少，吃不飽的時候多。

他醒着睡着都念着吃飯，因為他的肚子經常都是空空的。

於是他從家裏偷跑了出來，就投奔了人物薈萃，語言複雜的北京城，將那艱苦難堪的生活撇在後面了。可是李蓮英還是不滿足；李蓮英永遠不得滿足。由於他少年時候，蹭蹬坎坷，所以縱或他老年有成，也還是改不掉他那填不滿的慾壑，以及那一股子怨尤之氣。

他曾經當過拾垃圾的苦力——挑着兩個籃子，檢煤塊、香煙屁股，以及任何人家不要的廢物。他檢拾的時候極其講究，還用一條有鉗子的長竿子，免得弄髒了那已經污穢不堪的手。李蓮英雖然終年不洗臉不洗浴，也不梳辮子，而且滿身虱子亂爬，但他還有某種得意。

他得意他是李蓮英。他現在的地位雖然低下，而比較過去已經高貴不少的事實使他相當驕傲。

他玩弄着那一把半圓形像刺刀似的雙柄皮匠刀，心裏想着過去，又憧憬着未來。他已從農人升到了皮匠了。如果他克意進修，還能再進多遠呢？他積蓄的天才可真驚人。就拿他吃的蘿蔔來說罷，買一隻不過一個小銅錢，然而他買的時候却很少。因為他反正是本事，偷起來更便利經濟。

他抬起頭來，注意到週遭有點異樣，擁擠的羣衆還是在那兒——他們總歸是在那兒的。但忽然之間，大家都靜了下來。李蓮英對於鬧市的噪雜之聲是不在乎的——北京永遠是充滿了吵鬧的聲音與臭味的。但是，一旦鬧聲停止了之後，他却開始注意了，其餘的人也都在注意了。於是李蓮英抬起頭來，看是如何一個究竟。

原來大街上走來了一隊馬隊。騎在馬上的人穿著華美的綢衣服，坐下都是雄駿的蒙古種高頭大馬，不是灰的就是純白的，馬鬃長拂飄揚，鞍轡輝煌齊全，盡是皇家御馬風光氣。領着馬隊的是一個騎一匹灰色駿馬個兒胖胖的人。他的後面則是一位相貌出衆的騎士。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位大人物。他的頭昂然直立，儼然世尊之裔。其他的人也都戴着用明亮的珍珠所裝飾的帽子，不過誰的珠子也沒有第二個人的帽子的珠子多，而且誰戴的帽子也不及第二個人戴的那麼威武神氣。在第二個人後面，其